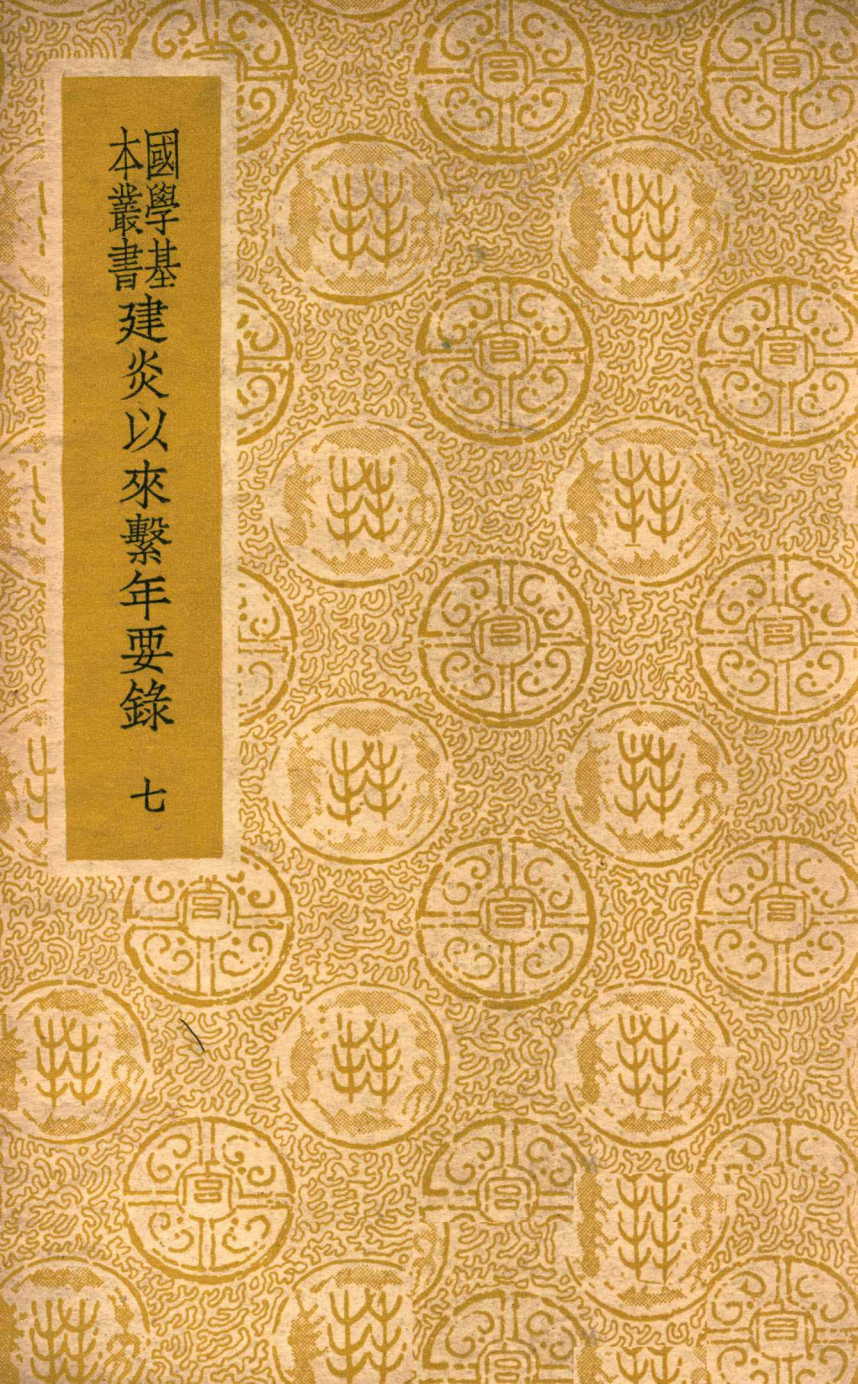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七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七)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

【紹興六年】八月丙申朔。詔寺監正丞博士司直評事六院倉場庫務編修刪計議官。並去替半年。方許差人。已除未到人。並別與差遺。願就祠廟者聽。議者言。今日用人之塗。自郎吏而上。莫匪遴選。其下則有寺監丞一等。蓋以待資望未深。初召用者。率三四人守待一闕。使其才可用。將試之於數年之後。是姑以虛名予之。願詔大臣。略行措置。使天下之士。才能有聞者。得效所長。毋使棲遲羈旅。終以待闕而去。庶幾人才輩出。宏濟多難。故有是旨。

戊戌。右迪功郎權滁州軍事村官林珣。特改右承務郎。以薦對也。權戶部侍郎王俣言。近年以來。諸路監司。被受朝省指揮。翫習太甚。恬不爲意。且以事干財用者言之。有坐待措置而踰年不報者。移用錢數是也。有逐季比較而全年不開具者。住賣錢數是也。有責令椿管而二年不具數者。上供錢物是也。有許令蠲減而二年不覈實者。逃閣之數是也。至於稅場增分。酒務立額。擅使獻納錢。拋失綱運米。如此之類。不可殫數。雖省部舉催。他司究治。鄰路取勘。終無結絕。大抵或欲欺隱錢物。或欲庇護官司。或欲遷延歲月。或出於懈慢。或出於無術。故頑者付之以不報。黠者雖報而不盡。其視符命。蓋蔑如也。欲望明詔大臣。應諸路監司。廢弛鹵莽。乖謬出限。違欠等事。令六曹類聚。申尙書省。委官看詳。擇其尤甚者。顯責一二。其餘嚴立之期。尙或稽違。必罰無赦。庶幾少做外服。以稱陛下孜孜圖治之意。詔如所奏。每季類聚。申尙書

省。委左右司看詳。將稽滯最多去處。取旨重行黜責。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腳乘之費不與。臣聞閩廣之間。往往有不舉子之風。以成丁之後。還爲家害。故法雖設而莫能禁。願詔有司講求諸路丁錢丁米之數。隨田稅帶納。非小補也。乃命諸路漕司具本路有無丁錢丁米。及如何催理。申尙書省。

己亥。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慈。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竊惟光爲國宗臣。遠近中外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祀乏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卹。昭示四方。爲忠義之勸。光族系單寡。目今止有族曾孫宗召一人。難以使之出繼。欲乞令宗召權主光祀。特與添差。就近一合入差遣。光名德顯著。其後衰絕如此。朝廷特恩。不容有援例者。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稹爲嗣。而稹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冲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紀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卽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旨。卽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爲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爲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

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要之此書雖不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矣。於是沖裒爲十册上之。其書今行於世。上因覽沖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爲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薨於台州。年三十七。訃聞。贈特進。輟朝二日。令所屬量給葬事。庚子。集英殿修撰權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郎都督行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撫諭川陝。還至行在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亦自行府歸。上皆召見之。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今二聖北征。遠在沙漠。願陛下跬步在念。斯須不忘。焦心勞思。以圖恢復。期於報父兄之讐。雪積年之恥。若乃前日懷姦罔上。陷吾親至此。不忠不義。負國之徒。吾痛恨之。殺而勿貸可也。今日有竭忠盡力。削平僭亂。俾廟社復安。庭闈無恙。必思所以厚報之。庶幾復還兩宮。得以盡問安侍膳之禮。如此用心。孝斯至矣。用兵以來。勞民費財。願陛下誠意惻怛。孚於四方。雖曰取之。不敢不以道。雖曰用之。不敢不知節。凡一金之細。一縷之微。未嘗妄有所費也。其間貪吏猾胥。並緣爲姦。重害於民者。吾痛懲之。罰而勿赦。儻能體國愛民。撫循不擾。俾均而無貧。勞而無怨。必思所以重賞之事。平之後。庶幾與民休息。盡罷無名橫斂。如此用心。誠斯至矣。中興根本。不出於此。願陛下守之而勿失。行之而不倦。實宗社之福。生靈之幸。疏奏。上大感動。是日。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賜三品服。令尙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白身穆松年。特補承信郎。添差監秀州都酒務。先是兵部侍郎司馬朴在燕。遣松年間行以敵情來告。故官之。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上親試。

射六發四中。直祕閣王庭秀卒。

辛丑。選人文旦。循二資。進士崔岩。補上州文學。岩。子方子也。先是。上遣中使持子方春秋解命學士朱震校正。而中書以旦所上春秋要義付震看詳。震言。旦博採衆說。以明聖經。非篤志此學。積之歲月。不能成書。子方一時名儒。獨抱聖經。閉門講學。專意著述。自成一家。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子方雖沒。其後尚存。望賜旌褒。以勸來者。故有是命。子方已見建炎二年六月。

癸卯。徽猷閣直學士兩浙都轉運使李迨。進職四等。爲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賜銀帛三百匹兩。令臨安府差從卒百人。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徽猷閣待制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先是。開復與制置大使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但干錢物。竝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大使司截都運司錢。就果。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一赴行在。庶得盡所欲言。又言。軍務惟錢糧最爲要切。欲乞自都督府。節制其調發。則無輕舉妄動。枉費錢糧。虧損威勢。自都督府。節制其用度。則將兵請給。皆可覈實裁處。量入爲出。公私無由困弊。卽今公私俱困弊。無所措手矣。朝論悉言。開與玠。益不可共事。故有是命。集英殿修撰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子羽自川陝歸。言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屯田。以

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宣撫使劉子翼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欲以其軍屬子羽子羽辭乃命出守

熊克小麻載此事於
明年四月末蓋誤

甲辰手詔曰迺者強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爲人之子而雞鳴之問不至爲人之弟而鴿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場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飛芻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七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茲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時張浚自江上來歸

浚到行在

未見本日日麻八月九日甲辰張浚放
告謝蓋浚以內引故修注官不書也

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不同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旣移屯而

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僞地僞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帥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帥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爲可用會諜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趙鼎事實曰是秋探報實有南窺之意
乃議前期幸平江就近應接張浚先在

江上已令張俊城盱眙移軍居之鼎謂非便浚堅欲爲
之鼎以其行府措置不欲力爭每爲上陳其利害云

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減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殺差

出並隨行在所處分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留臨安府聽行宮留守司予決內有不可予決者卽申奏行在

所。修武郎王恪爲閣門祇候。知隨州。海賊鄭慶、鄭廣並補保護郎。慶受福建安撫使張致遠招安。故有是命。其徒十九人授官有差。

乙巳。詔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權殿前司解潛以所部精銳千人扈從。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留臨安府彈壓。兼治殿前馬軍司事務。

丙午。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充集英殿修撰。知瀘州。慤引嫌力辭。故有是命。左朝請郎知巴州句濤爲尙書兵部員外郎。濤新繁人。少從張商英游。至是以范沖薦得召。濤入對。具言今日首行嘉祐之法。次舉元祐之政。旣用其法。當究其意。旣究其意。當行其實。上稱善。顯謨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爲巡幸隨駕都轉運使。直顯謨閣。新除兩浙運副使李謨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

丁未。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孟庚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尙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趙牲之遺史云。秦檜爲行宮留守。張浚薦之也。初與孟庚皆除留守。而同

爲觀文殿學士。庚以先除。欲居檜上。檜曰。檜嘗爲宰相。執政耳。檜宜居上。爭久不定。奏取旨。乃以庚爲副。案二人同日並除。而檜先入謝。庚後數日方至。又除目已帶同字。八月丁巳。續降旨。秦檜孟庚並日下供職。與牲之所云全不同。當考。

詔景靈宮

神御令温州四孟行禮。俟還臨安日如舊。

戊申。手詔賜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於君臣。堯舜之至仁。無先於孝悌。一白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

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戒侵擾。虔共乃職。謹俟朕行。是日。湖北京西宣撫司第四副將武經郎楊再興引兵復西京之長水縣。右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黃潛厚卒。詔侍從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俟先往平江措置。於是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侍讀學士范沖、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弇、工部侍郎趙霈、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祕、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監察御史趙煥、劉長源、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郎徐林、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編修官孫汝翼、吏部員外郎黃次山、鄭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比部員外郎薛徽言、太常少卿林季仲、博士黃積厚皆從。仍以大中兼權吏禮部尚書。需兼權戶刑部侍郎。又命祕與殿前司統制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錡與管軍解潛同總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右司員外郎范直方皆爲行府屬。而新除起居舍人呂本中未至行在。近臣之留行宮者。惟吏部尚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部尚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卿、左司員外郎樓炤、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

按耿自求此時以左司兼權給事中。

尚書兵

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世將引疾乞祠。章再上。乃命出守。

庚戌。廣東經略安撫使連南夫言。去朝廷遠。如遇經制盜賊事。不可待報者。乞許便宜施行。訖以聞。從之。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閣學士。復知紹興府。從所請也。徽猷閣待制程昌寓落職。昌寓守江州。爲漕臣逢汝霖等所劾。詔南康軍治罪。而昌寓亦上奏自辨。且詆汝霖等不法。至是獄。

成。法寺當昌寓公罪徒罰金。上命貶秩。後省言。昌寓初自秉義。卽以鄧洵仁邀進詩頌。特換京官。嘗爲吏部審量。其守鼎州。拒寇無功。及移九江。恣橫廢法。望別議罪。故有是旨。事初在去年八月癸卯。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今者車駕巡幸。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鑾舟船牽挽。已有兵梢膳羞之俸。不過隨宜。竊恐所過州縣。帑幕供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爲己功。不恤民力。皆非陛下恭儉愛民之意。伏望戒飭州縣。勿爲侈費。若排辦太過。有苦於百姓者。令監司按劾。從之。

壬子。直寶文閣川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充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朝廷以吳玠與計臣不和。故用其幕客爲副焉。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上覽遺表歎息。特贈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銅二十年。晚乃遭際陛下。而年齒已老。不得爲陛下收尺寸之效。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者。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爲說。其所斥已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爲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爲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使而已。百姓安使。乃是上皇之意也。

執中黨籍餘官

龍岡閣

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卒於温州。以元帥府屬官，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

甲寅，秦檜入見，命坐賜茶。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洙言：龍泉縣民抗拒不納稅賦官物，詔有官人特勒停。

餘人杖一百，有蔭人仍不用蔭。又一月不足，並送遠惡州軍編管。其後問如此行之。日麻無此，今以十月十九日江西運司檢準狀增入。

丙辰，中書門下省請尙書省應給降敕劄，並依舊式給降內敕，添用中守階銜。六曹諸官司申省及承受

詞狀，內有格法合取旨事，並請畢送，不須取旨事，並隨事批劄行下。又詔應章奏房舍進入用寶降奏出

狀，不候畫寶，先次作奉御寶，留守司用印付所屬施行，皆用中書請也。按此條文義未明，疑有脫誤。直徽猷閣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時中陞直寶文閣，知湖州。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以右司諫陳公輔言：扈駕從官員數不多，又當道路之間，講讀故事，

皆所未暇故也。左朝散郎馮檝試宗正少卿。

戊午，孟庾入見，命坐賜茶。大食蕃客蒲囉辛特補承信郎，仍賜公服履笏。以福建市舶司言囉辛所販

乳香直三十萬緡，理宜優異推恩故也。

己未，寧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韋淵爲德慶軍節度使，充觀使。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

夏稅紬絹之半，盡今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

江南六千有半。以米斛價例紐折。每匹折米貳石。

戶部勘當到事理。日厯不書。今以九月十七日王縉乞不收頭子錢。劄子并九月二十七日中書門下省勘會別立米價指揮增入。

白身吳琰補保義郎。琰從弟自陝西來歸。故錄之。是日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竊謂致治

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爲去取。不可徇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爲進退。或謂應係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以房元齡爲賢相。而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爲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況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邵芮有謀弑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湛迺復中宗之良佐。況不爲芮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舉矣。臣嘗究前代明君之選任。賢臣之進戒。唯孜孜切切。以辨君子小人爲要。凡親賢臣。遠小人。則國無不興隆。辨小人。遠賢臣。則國無不衰替。其所謂家世。實不繫於人才之賢愚。與天下之治亂。亦明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日以亡隋。而其智反足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爲治。可使爲亂。其故何哉。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爲吾之用。則其爲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焉。臣敢併持是說以爲獻。伏冀陛下。以判君子小人爲先。而濟以駕馭之術。勿拘於家世。則開天下之公道。洗積年之私怨。籠絡海

內智能才德之士。使四面交歸。不復它往。則賢者皆無遺。而治道興矣。

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論議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尙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況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爲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仇也。罪通於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可用者。猶不當用上。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寘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不知何以去制曰。御史耳目之寄。自遠小二字

非剛明不惑之士。鮮克勝任。爾識趣卑陋。學術膚淺。嘗謂其恬退不競。擢寘臺察。今茲論奏。殊駭聽聞。朕於人才。唯賢是用。一付之公議。汝爲是說。意必有在。匪出於憎惡。則有所阿黨。不然。則汝之昏懵無知也。乃若引用事實。尤害風教。何至是哉。紀綱之地。非汝宜處。斥歸銓選。往莅權征。循省之餘。勉思學問。熊克小麻

止稱上殿官劉長源。蓋不考眞爲御史也。

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正有識錢添給。至是始增之。

辛酉。武節大夫榮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薛安靖爲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沿海制置司參議官。仍與右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同共措置海道事務。進義校尉陳晟爲承節郎。以都督行府言晟自河北從楊珪還朝。乞推恩也。武節郎王達除名。虔州編管。達。崑山人。以朱勗給使授官。因事至縣庭。詬

嘗邑宰。法寺當私罪杖。該恩原。守臣言其情重。特有是責。右奉直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安邠追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務。左中奉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賈若谷降三官放罷。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軍前糧食屢闕。伏望句臣赴行朝。應副使喚。免致有誤邊防。虛負罪責。而撫論官劉子羽等亦言。得制置大使席益咨目。稱邠端坐。解宇。一向弛慢。故貶。

壬戌。詔侍讀侍講官自今並許正謝。著爲令。時行宮留守秦檜。同留守孟庾。並兼侍讀。檜以前宰相入謝。詔賜衣帶鞍馬。而庾亦以是日受告。審於朝。三省言。講讀官在法。雖無許正謝之文。緣多係前執政。及從官兼充。理宜正謝。故有是旨。詔左司郎官樓炤兼權中書舍人。書行戶房文字。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權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宗正少卿馮楫兼權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並行宮職。馮楫兼職。據楫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辭免轉官狀。結銜如此。而日麻不書。當求別本參考。是日。僞齊遣兵掠鄧州之高安鎮。於是守城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

韓遜坐降一官。

通十一月壬辰降官。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三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吏部狀在明年四月癸卯。

觀文殿學士行宮留守

秦檜言。伏觀陛下親御六軍。往護諸將。而臣罪戾之餘。猥蒙召用。切願扈從。變輅。身冒矢石。伏念臣陷敵累年。敵國詭計。稍知一二。賊豫狂謀。備見本末。若有探報遠近。或可以備顧問。至於留司職事。孟庾有已試之效。其人詳練慎密。欲望聖明。特加財察。優詔不許。祕書省著作郎張九成直徽猷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以成言父老。乞侍養故也。右中奉大夫和郴州許和卿降二官放罷。先是和卿之子太虛。以捕獲宜章土寇之勞。免文解。而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言。祖宗以來。監使知通親戚。不許於所部從軍。以革冒濫。乞申明行下。和卿遂罷。

甲子。廢白州爲博白縣。隸瓊州。龔州爲平南縣。隸潯州。以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言。二郡土曠人稀。不能償官吏之費故也。

乙丑。詔信安郡王孟忠厚。德慶軍節度使韋淵。特許赴行在。是月。詔權貨三務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

許推賞。大率鹽錢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萬有奇。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五十六萬有奇。乾道六年三月癸丑立額。

左宣教郎遂寧府府學教授程敦厚。應詔上書。且獻所注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覈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審慮。大略言。敵勢方堅。吾寧未復於兩河。而不忍輕用於民力。願汰冗兵。節浮費。又言。宰相有好功之志。非社稷之福。願陛下加意審慮。寧拙而遲。無速而悔。又上趙鼎書。言今日之事。戰未必爲是。而和未必爲非。要不可令敵執其權。而反以制我。鼎亟稱之。張浚曰。姑試而用。未晚也。乃除通判彭州。敦

厚之元孫也。

之元眉山人故少卿敦厚上書以文集行狀修入而不得其時按今年六月下詔求言八月張浚始自行府還朝且附此月末當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

【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政、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上已登舟。詔守臣李謨即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上於舟中與宰執論岳飛之捷。固可喜。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守計。然兵家不慮勝。惟慮敗。爾萬一小跌。不知如何。更宜熟慮。趙鼎等奉命而退。邵武軍進士危無咎特補下州文學。以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無咎從軍日久。委有勞效也。

戊辰。上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衛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匯言。渙之和借塗金溺器至十。收辦衛士五千人。食用肉直千緡。而止償民三分之一。乃削渙之二秩。仍令匯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己巳。次阜林。上謂宰執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得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鈗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爲我用。上曰。斯民